

寒川三书导读暨交流会

——新加坡“南安文艺社”举办精彩文学活动（三）



左起：李成利博士、李永康、郭宸秀及寒川合影

嘉宾分享

上半场结束后，下半场司仪李永康介绍了第一位分享嘉宾，她便是高艺出版私营有限公司洪素梅。她提及和寒川的一段友情。高艺创建于1978年，寒川还在人民协会工作。寒川先生在高艺创业出现瓶颈时给了很多的指导，同样是南大毕业的学长说出在出版行业里可能会出现的问题，让她避开一些冤枉路。从出版制作到出版人的这段历程中很感谢有寒川先生循循善诱的指导。2018年开始做出版业。当她知道寒川先生很久没有出书，就建议他整理作品出书。洪素梅说，她还没有办法找一个词句来表达她对寒川先生的尊敬之情。寒川先生才华横溢，期待他在未来的旅程上多出新书与读者分享。

接着是嘉宾知识报社长黄良裕的分享。黄社长说：

“《知识报》创

刊于1965年，与新加坡建国同年，今年57年。跟寒川先生一样，几十年来，初心不改，为新加坡华文教育事业默默耕耘。南安文艺社社长李博士曾说，新加坡因为《知识报》多了不少华文作家。教育与文化，一体两面，共生共长，相始相终。当知道寒川先生在筹备出版本书时，我便决定让知识报社参与这项出版工作。书中所写虽然是对寒川先生个人的作品和为人的记录，但同时也是对新加坡华文文学发展的记录与认可。这是一项很有意义，影响深远的文化工作。《世说寒川》收录了包括新加坡、中国、台湾、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甚至北美、加拿大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60多位作者的文章。这些文或是对寒川先生作品的赏析和研究，或是对寒川先生的待人处世的记录，能够引导读者，更全面地了解寒川先生，从所认识的寒川成长历程的社会环境变迁，

与生活面貌改变，进而了解特定时期的人文特征及社会生态！”

黄社长也指出《世说寒川》封面肖像素描，是新加坡世界级国宝，多元艺术家陈瑞献大师的创作。头像线条硬刚，骨感强烈，刻画出朗朗硬骨，但神情却平静淡然，处于宁静思考状，充分表现出寒川先生的外柔内刚，刚正不阿，宁静淡泊的气度和风骨。而封面书名题字，由集书法、篆刻、油画、水墨国画于一身的多元艺术家，许丽雅女士担纲。书名题字，雄浑厚重又润滑圆转。与封面头像素描艺术创作异曲同工，相互呼应，浑然一体，组成了一幅具艺术欣赏、有丰富内涵，又耐看的封面艺术构成。

陈瑞献大师、许丽雅多元艺术家，出版人我，都是南安人。大家都知道寒川先生5岁从金门下南洋，所以大家都熟知寒川先生的金门背景与情怀。据寒川先生追根溯源，其实他祖籍也是南安人。

《世说寒川》不经意间，成了南安盛事，可成佳话。

末了，黄社长也回忆他与寒川的结缘经过。2019年7月，还和李博士、寒川三人一起到印尼雅加达做华

文文化与教育交流。在雅加达的那几天，让他切身体会到寒川先生与印华文友、印尼华社的密切关系与深厚友情，以及重大的影响力。

接着，吴莲珠分享她的“故事”：

“认识寒川得从1972年开始，当时我是南大中文系新生，那时的南大可说是个“封建时代”，男女生很少说话，因此我们只是在迎新会认识。1976年我在人协当组织秘书，寒川在人协当《民众报》编辑，所以再次碰到寒川。我在人协的时间挺短的，大约三年后，我收到教育部的聘书之后24小时离职。8-90年代在圣公会教书，偶尔也在报章文艺版《千字盒》发表微型小说，每次随使用个笔名，因此没有人知道我，当然寒川也不知道。毕业10几年后，有一次，我受陈华淑老师之邀请，到武吉知马一带出席一个好像是微型小说新书发布会什么的，我在会场就碰到寒川。他莫名其妙地问我：为什么我会出现？哈哈！我告诉他：陈华淑老师叫我来的。

千禧年我离开圣公会到邻里中学当主任，开始给学生“介绍”作家，全面推广写作计划，请过尤今、艾禹、希尼尔、黄宏墨、小寒、君盈

绿等来我校讲微型小说创作经验。后来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的校园里，只见他立在办公室前面的布告栏，很仔细地在看布告栏上的照片，那是南大学长寒川，从不近的武吉知马七英里，来到白沙海星，那是作家驻校计划！我们还真是有缘呢！25年南大，一万两千个毕业生，相信毕业后能碰上的并不多！

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在近几年，退休后的我在脸上写上回忆录、为画家写画评、写退休生活，我又碰到寒川。原来他比我早退休好多年，但一直在做文字工作，为印尼华人报章义务当文艺版的编辑。尤其在印尼“打压”华文时，还当义务邮差，把沉重的华文书在印尼“搬来搬去”，让华文能薪火相传，这为华文默默耕耘的力量与使命感，我想这只有寒川一人有。

从金门漂洋过海来到新加坡，从华中走到南大，中文系毕业，做自己喜欢的事，当一辈子的诗人。我觉得寒川是幸福的，他更以《东盟文艺》联系东南亚各地华人作家，呈现一个具体的华文文艺画面，一个不折不扣的跨地域诗人，非寒川莫属。